



“水涨船高”

■胡晓霞

小时候，我家住瑞安市市街交通局老宿舍三楼，宿舍楼前面的局办公楼底层有一口井。

多年来，我总忘不了那口井。

井位于诊所与财务室之间，一扇门进去，靠墙角处，即水井。井口约一米见方，呈正方形，水泥井台有一米多高，井深约四米，井壁砌成圆形，井水从石缝中源源不断涌出，冬暖夏凉，一年四季，总是保持着一汪清澈明净、洋溢不竭，如此静静伴我走过童年、少年、青年时光，给我留下许多美丽记忆。

水井间前的水泥坛里，砌有一方花坛。春天，花坛里泥土润湿，柏树新芽亮翠如玉，水泥坛旁边的小水沟里，小鸭子扑棱着小翅膀嘎嘎地你追我赶；夏天，井水凉得沁人心脾，男生们总爱打了井水，站在花坛边，一桶水从头到脚浇个透心凉，那副神清气爽、酣畅淋漓的模样，让人过目难忘；秋天，月牙初升，邻里女孩们结伴而往，叽叽喳喳地在井边打水洗衣，洋溢着“故乡一片月，欢乐捣衣声”的诗意；冬天，井水暖手暖心，让人不惧严冬的凛冽，到了腊月廿四后，井边杀鸡宰鸭、剖鱼洗肉，更是一派热腾景象……

最难忘，在那些个酷暑难耐的日子里，爸爸的啤酒，妈妈的绿豆汤，我的红西瓜，全都“冰镇”在那口井里——铅桶上系一条绳，桶里装着一家三口的美食，把铅桶沉于井水而不没于水，绳子的末端绑一块大石头，置于井台边的地面上，你就可以不管不顾地疯玩去。过一段时辰，回到井边，坐收渔利，根本无需担心谁会偷吃了你的那些冰爽……

多年来，市街周边的老老少少，一直享用着这眼井的馈赠。那些年，爸爸挑了井水倒进家里的水缸，妈妈就拿起一小块明矾，挽起袖子，伸进水缸，沿着缸壁搅啊搅，好多圈下来，直至明矾渐渐变得更小块。等到水漩涡完全平息，缸底可见一层青色沉淀物，妈妈因此颇有几分成就感。等到一缸水快用完时，那些沉淀物就变成了更青色的碎淤泥了。这时候，一摸缸底，一大圈都是滑溜溜的，得用抹布反复擦洗，才能换上新水。用这样的水烧了喝，难免一股涩口的泥味，也难怪我们那一代人小时候都要定期吃“宝塔糖”之类的驱虫药。

后来，出于对生活品质的追求吧，父母常打发我去家附近的师姑娘巷开水房买用自来火烧的开水。

透过开水房小窗口，在水汽腾腾中可见灶台上一口高高的“大陶”，即一只大铁锅上倒扣一只无底大木桶，大木桶上盖一大锅盖。灶台下面是用水泥砌就的台阶，有三四级。我把竹编外壳的热水瓶递进窗口，卖水人麻利地接过去，把它放在锅灶的下一级台阶，把用纱布缠扎于水龙头的一截红色皮管伸进瓶

口，打开水龙头，一阵咕嘟咕嘟，随手关掉水龙头，一热水瓶的开水刚好满而不溢，从此让小小的我懂得什么叫熟能生巧。但如今想来，那一截长期冒着热气的软塌塌的灌水红皮管，是否也污染了那一热水瓶晶莹的白开水？

那些年，打一热水瓶开水一分钱，买一担自来水也是一分钱。

在家附近的“天后宫”巷口近处，有一自来水供应点，那水龙头前，永远排着长龙。好在那时街上没有汽车往来，不至于因此阻塞交通。作为家里的独女，排队买水的活儿非我莫属，更何况那长长的队伍简直就是冒着人间烟火的信息集散地，对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。随着水桶咣当咣当往前挪，歪歪扭扭的买水队伍也往前蠕动。在这蠕动的过程中，相互认识的、似曾相识的街坊邻居大人们，或东拉西扯拉家常，或荤荤素素开玩笑。孩子们呢，则不失时机地嬉戏打闹作一团，那些热热闹闹的欢笑声，在买水队伍里荡漾开来，把几许故事洒落耳边，那些零零星星的故事，成了我在排队买水岁月里最接地气的回忆……不知不觉中，快换到自家水桶接水了，于是我飞快跑回家通知爸爸来挑水。万一碰上爸爸一时脱不了身，也是不要紧的，邻里们绝不会插队，更不会把你的水桶拎出去，他们会给你家水桶接满水，放在水龙头边上，那一担透亮的自来水就静静地等候主人来付钱挑走。

再后来，家家户户终于装上了自来水。可是，因为三层楼太高的缘故吧，那自来水常常并不自来，打开水龙头，往往只听到“嘶嘶”的空鸣声，或只看到断断续续滴滴答答细流。于是，邻里们想到了在底楼水阀处装个“哒哒哒”的抽水泵，把清亮的自来水“哒”上了三楼，哗啦啦地流进了我们快乐的心田。于是，“铜茶壶”应运而生，挨家挨户都烧上了自给自足的白开水，师姑娘巷的开水房从此成了历史的遗址……现如今，我家不但在自来水进水管道口装上了前置过滤器，还在厨房里又装了一台智慧净水机，从这个净水机里出来的自来水，秒变为直饮水，卫生又方便。

瑞安人民饮水品质的逐步提高，全赖于供水事业创业者的辛勤付出和污水处理技术的日益提升。

时过境迁，老屋以及那口水井，师姑娘巷开水房，“天后宫”自来水供应点，“铜茶壶”……都已被岁月所抛弃。瑞安人民喝上、用上了放心之水，百姓生活因“水涨”而“船高”。



扫一扫，听朗读版

在那乌贼旺发的季节

■陈振清

“五一”前夕，陪朋友到北鹿海岛旅游。在宾馆旁水产品收购点，看到不少人在看热闹。挤进一看，我眼睛一亮，一个大水箱里养了不少游动着的乌贼。

“乌贼曾是北鹿渔场的重要资源。随着渔业资源的衰退，乌贼已‘失踪’多年了。近几年来，渔政部门大量放养乌贼鱼苗，乌贼开始回流北鹿海域。”收购点老板笑着介绍。

“是啊！这么鲜活的场景，我已几十年没见过了。”和许多上了岁数的渔民一样，乌贼在我的记忆中是无法忘怀的。

上世纪七十年代初，每年春夏之交，正是乌贼旺发的季节。那时我刚学了裁缝，在海岛谋生。岛上聚着来自各地的捕乌贼渔民，其中以乐清人居多。他们平时务农，每年赶着汛期来北鹿海域拖乌贼。三四人组合，划着两头尖尖的小船，经过一天的航程来到北鹿岛。这种轻盈的小船，在海面上三桨划动，船速极快，人们戏称为“黄泥溜”。

那时，岛上人家大多住进了乐清渔民，或沾亲带故，或是老客户，一个汛期以1000来斤乌贼作为租金。

住我家的是乐清翁垟几个堂叔。两间矮房，塞满了人，楼下住了我家五口，三个叔叔只能住在阁楼上。阁楼不到1.5米高，很简陋，但他们依然乐呵呵的，因为心中有

酿

■赵荣荣

晚上回娘家，母亲开门就说让我带两瓶酒回家。

自从母亲买来两个大大的瓮开始做酒，我就没再买过酒。每次做菜拿起酒瓶，嘴中就美美地念叨着“这是母亲的味道”。

我还依稀记得小时候屋角的那只大缸，我不知道是否比现在摆在门口的那两只大，只记得那时的我要看里面，踮起脚是看不到的，得要搬张凳子站上去才行。

每年冬天，母亲早早生好炉子，把家里的米洗好放在炉子上蒸。米是父亲早早碾好放在担子里的。只见母亲擦好竹席铺在地上，把蒸好的米放在竹席上晾。倒在竹席上的米饭热气腾腾，用铲子摊开，上方升起一层迷蒙的白雾，母亲叮嘱我们小孩不能动它。十一月份的天有点冷，我们会把小手伸到雾里抓那一团团“白云”。它不听话呀，慢慢悠悠地从我们指缝间溜走，仿佛要透过手心，从我们手背上飘走。孩子们在“抓云”游戏中欢快地笑着，然后偷偷地从竹席边角上抓一小团饭快速塞到嘴里，快得竟没让母亲发现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母亲把竹席上晾好的饭装入那只大缸，那缸就像是无底洞，那么多米饭都装不满。母亲再往里倒入一些绿汪汪的东西，母亲说这叫“黄衣”。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叫“黄衣”？这东西一粒粒的，像极了长了绿毛的饭粒，装过它的簸箕上也蒙上了一层绿色。倒入酒缸的瞬间，缸口漫起一层薄烟，夹着一种气味，现在的我依然能想起那味道。长大以后，我才从书本上知道那东西叫“酒曲”，也就是酵母菌。

之后每隔三五天，母亲就会拿着像扁担一样的棍子往缸里搅一搅，再盖上盖子。我就想看看母亲在搅什么。于是，爬上凳子，扶着那釉黄的缸壁。缸暖暖的，缸里那糊状

梦，一个满载而归的乌贼梦！

有一次，一个船员病了，叔叔请老爸去帮工。那天晚上，我斗胆提出要出海看看。醉眼朦胧的老爸，看了看窗外的满天星斗，嘟囔着：“没有风，去吧！”那一夜，我兴奋不已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。

当次日老爸推醒我时，天还没亮。我深一脚浅一脚随着老爸来到码头，四周黑乎乎的，只有海浪轻轻拍击崖石的声响。小船很浅，我蜷缩在船中央，死死抓住船的隔档。大叔陈义济是船老大，不到40岁，捕乌贼却有十来年了，他有着健壮的体魄，说话时带着浓浓的乐清口音。据他介绍，春夏之交是乌贼由深水游向浅水湾产卵的季节，北鹿海域水质好，饵料生物丰富，是省内主要的乌贼产卵场所之一，因此，这里成了捕乌贼人的天堂。

小船在海浪中起伏起伏，义济叔起劲地划着桨，不知不觉船已到“达达礁”了。礁很小，周边海域据说盛产乌贼。我打起精神一看，周围有好几条“黄泥溜”已捷足先登了。

我们也不甘落后。第一网就有了收获，一个个乌贼被倒进鱼筐中，阳光下，乌贼变幻着不同的色调，几只触须不停地伸缩着，美极了。那天运气不错，吃中饭时已满满两筐。老爸笑了，说我第一次出海就满载而归。

傍晚时分，起风了。船在浪头上起伏，我有点晕头转向了。义济叔决定归航，他看



的东西，像稀饭，又不像，里面的饭粒变小了，绿东西不见了，还有什么东西在吐着泡泡。母亲用力地搅着，那里面的米糊仿佛也很听话，顺着棍子的方向旋转着，母亲边搅边哼着她喜欢的歌。缸里的米糊也附着节奏，发出“咣咣……”的声音。我看着，听着，也很快乐。等母亲歇下来时，我偷偷抓过棍子，握着母亲握过的地方，那地方很烫，我使着劲也转不动它，甚至连挪一下也不行，太重啦。

记得有一回，母亲有事出去了，也可能是母亲忘了，那缸里的东西像被谁惹怒了似的，哗啦啦地流出来，泻了一地。釉黄的缸壁上挂满了白泡沫，缸壁也变白了，缸口还不停地往外冒着泡泡。等母亲回来时，她慌忙打开盖子，用棍子拼命地搅着，嘴里念着“可惜了，可惜了”。我也觉得奇怪，明明是那缸没有装满，怎么会漫出那么多东西呢？也是奇怪，母亲搅了一会儿，那缸里的东西也变温和了，慢慢地，泡泡变少了，像发脾气的小孩在母亲温情的安抚中慢慢地、安静

着船中满满几筐乌贼，提高嗓门：“今年收成不错的话，我就把家里两间房子盖起来。到时，你们可要来喝酒啊！”

到码头时，天已黑下来了。远远望去，远处海滩上星火点点，那是归航的渔民在码头上，点上回型灯忙着加工了。

乌贼加工后需要晒干，这是最辛苦的。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海岛没有冷藏、烘干设施，渔民只能靠天吃饭。如果没有好天气，最好的收成也是一场空。对于外来的渔民，还有一个难题，没有晒场。乌贼旺发季，当地人晒场自己也供不应求，在我家后勤的叔叔可就苦了，每天凌晨，就要去海边岩石上占地，不赶早就没有场地，乌贼很快就会变质。

同时，渔民也最怕老天爷突然变脸。往往是乌贼刚晒下，空中突然乌云密布。这下岛上可炸开了锅，到处是奔跑的人们，到处是呼叫声，大家抢着收起乌贼往家里跑。

万一连着下几天的雨，那可受罪了。每户人家家里到处是还没晒干的乌贼，有些甚至开始发出腥臭味。可没有办法，岛上家家如此，空气中到处都弥漫着这股令人作呕的气味。几十年过去了，那种气味依然留在我的记忆中。

生态环境的恶化，许多鱼种濒临灭绝，乌贼成了其中的一种。近几年来，随着蓝色海洋经济的建设，渔业资源的保护不断深入，乌贼等北鹿海域品牌鱼类的回归有望成为现实。

地，睡着了。就这样，不知反复搅拌多少次后，父亲会帮着母亲把大缸口用塑料布封起来。

终于有一天，母亲掀开塑料布打开大缸，一阵淡淡的香味扑鼻而来。母亲看着里面，像看着长大的宝贝似的，然后拿来一个竹编的长长的大箕子，往缸里压，让箕子慢慢沉下去，母亲再次封缸。等到再次开缸时，箕子里已是盛满清澈的淡棕黄的液体。母亲用手指划一点放在嘴里吧唧着，然后点着头笑着说“嗯”。那时候，我还是站在凳子上看。看着我嘴馋的样子，母亲会用手沾点液体划在我嘴里，哇，我瞬间眯着眼，咧着嘴，整个身体颤抖了一下。母亲看着，被我这副傻傻的萌表情逗乐了。

接着，母亲用瓷碗舀上一碗，晚上烧熟了再打进几个鸡蛋。打开锅盖的一刹那，一股醇香随着那缕轻薄的白雾向四周散开，香极了。父亲连说“好吃、好吃”。我们姐弟俩看着、闻着，也吵着要吃。父亲就给我们每人夹一小块蛋白，笑着说：“尝一点就可以啦，吃多了会变笨的。”那蛋白抵入口中，蕴藏已久的醇香味像是找到了逃逸的出口，由鼻尖顿时冲向脑门，向四周溢开，带着一丝丝甜味，久久不能散去。

隔着时光的长廊，眯着眼，我现在依然还能追回当时的那缕醇香。我知道，那味道我是永远也忘不了的。我出嫁、也做了母亲，也曾经尝试着做蛋酒，却从来没做出母亲当年的那般味道。

有些记忆烙在脑里，越深远却越清晰；有些香味常驻心里，越久远越醇香。那酿，可以静静地，细细地品着。

